

菩提树下的诱惑

——当代青年出家热纪实

罗国明 著



花城出版社

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磧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ISBN7-5360-1563-1/I · 1391

定价：

5.40 元

封面设计：文睿

菩提樹下的誘惑

——當代青年出家熱紀實

羅國明 著
花城出版社

1993年·廣州

粤新登字 05

责任编辑:湛伟恩

菩提树下的诱惑

——当代青年出家热记实

罗国明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成飞公司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00,000 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ISBN7—5360—1563—1/I·1391

定价:5.40 元

本书以大量第一手资料，纪实笔触，展示了当今中国大陆正日渐引人注目的年轻人出家热潮，他们中间有高等学府的学士，初入小康的个体户，正值芳龄的少女，从来没有姓名的放羊娃……，他们为什么要出家，怎样步入这佛的圣地，以及他们出家后的种种切身体验和遭遇，都会引起你对社会、人生许多深深的思索。

目 次

缘	(1)
第一部 迷津.....	(9)
1 欲海横流一扁舟.....	(10)
2 前夜.....	(22)
第二部 苦岸	(30)
3 三投雷音寺.....	(30)
4 怜只怜女儿这乌发 每剪剪下去都是泪.....	(49)
5 背山的小尼.....	(66)
6 客房遭遇.....	(81)
7 跪香.....	(93)
8 青灯孤影伴寒殿	(108)
第三部 求索.....	(117)
9 佛之梦	(118)
10 六道挣扎.....	(133)
11 一个小尼与她的世界.....	(148)
12 崇高的比丘戒.....	(167)
13 师恩.....	(181)
第四部 惶惑.....	(200)
14 出没香国的神秘男人.....	(201)
15 佛龕后的交易.....	(213)

16	“云水僧”.....	(228)
17	薄命红颜.....	(243)
18	如雾的名障.....	(260)
第五部 天问.....		(275)
19	莘莘弟子.....	(275)
20	古刹夜阑弄琴人.....	(287)
21	回望释尊.....	(302)

缘

两千五百多年以前，在古印度北部的迦维罗国，第六世国王净饭王唯一的太子乔达摩·悉达多虽拥有万贯家产，可以继承王位，有永远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在他 19 岁那年的 2 月 8 日夜間，却毅然脱了宫袍，摘下了头上那顶标志着无上尊贵的五云冠，从腰间拔出宝剑，解开发髻，挥剑将头发割下，换上一身土布制的寂静服，唤醒了仆人车匿，悄然潜出城外，一路往苦行林中寻访修习苦行的跋伽仙人出家去了。

车匿曾苦苦相劝无效，继而涕泣陈词道：“太子生长宫中，今在山林，荆棘虫兽，多诸险艰，深可畏惧。贱意还是一同回宫，同享安乐的好！”乔达摩·悉达多道：“不必多言，我意志早定。须知我在宫中，虽能免有形的荆棘虫兽，却不能免无形的荆棘虫兽。我现在欲解除生老病死之苦，方才出家。既到此间，岂可改变初志，重又回宫呢？你如今可以回去了，上复父王，说我已经出家，请他不必挂念。这衣冠头发，你回去后一并拿了见我父王，表明我已斩尽六根之意。我今依诸佛之法，雉除须发，愿与一切断，除烦恼习障。”

6 年以后，乔达摩·悉达多回绝了净饭王派出的宫中王师、大臣、悉达多当年在宫中的侍从等一批批人的追寻劝阻，

独自一人结跏趺坐在尼连禅河外十里之遥的一棵菩提树下。于一日夜间，四更之时，忽然大地震动，诸天云集，天华飘坠，天乐鸣空。明星出时，乔达摩·悉达多终于观见三世实相，洞见三世因果，获得无漏的正智，豁然大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走释迦牟尼的路！”

多少年来，这一古老的东方文明盘桓于整个东方大地上，渗透在整个东方这片广阔然而并不荒蛮的古老土壤里，曾经影响了整整多少代人，熏陶了整整多少代人。及至流传到今天，它的魅力仍然使多少虔诚的弟子如痴如醉。在许多地方，甚至到了使人们狂热的程度。这一切，它是显得那样地庄严，那样地神圣，而又具有那样巨大的不可违抗的诱惑力。

去年夏天，我从北京回四川内江休假。那是一个气候闷热难耐的下午，小琼不知是忽然动了哪根神经，提出与我一起到涪江对岸的西林寺去。西林寺位于涪江东岸，与内江市城区正好隔江相望。以前，记得也曾听小琼说起过这个地方，知道那里是一座颇有些历史的佛教寺庙，并且，是一座在当地声名颇大的尼庵，但却一直未能有机会去过。更具体的，对于那里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寺庙，那庵里如今住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心中都全然不知。

午饭以后，我们一起来到江边，就有许多香客挤挤攘攘地早已在码头上等着了。渡船每10分钟一趟。当满满载载一船人，随着船老大手里那把橹在江心里一下下有力地划动，终于来到对岸，当我们随着众多的香客，拾阶登上林木葱茏，依江而立的西林寺，进得山门时，立即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住了：殿内殿外，天井里，过道上，到处跪满了老老少少的香客。有的随

身挎着一个小竹篮，篮子里是专门买来供佛用的香火纸烛；有的从附近乡下来的农妇，则把同样装满了这类香火纸烛的背篓放在一边。天井正中靠近大雄宝殿前的石阶下，立着一口四周密密麻麻铸满了捐款人姓名的大铁香炉。香客们都极其虔诚地，轮番上前将一束束燃起的香插在香炉里，然后，合着掌，赶紧退到自己原来的地方，面向大雄宝殿跪下，一次次几乎把全部身子都伏倒地上。我再顺着石阶往上看，这时，在香烟缭绕的正殿大雄宝殿里，在殿内那尊足足有3米多高的释迦牟尼佛的塑像前，十几名着一样深灰色法衣的尼姑，正双手合十，微目低首，齐整整端跪于蒲团之上。绕梁余次，极其安详而有节奏的鼓磬声声，绵绵地，此起彼伏的诵经声在大雄宝殿里连成一片。

我不知道我忽然是怎么了，当时，我只是感到被眼前的这种空前的、完全超越于尘世的巨大宁静深深地震动了。一时间，我甚至不知道，我当时究竟设身何处，我和小琼这究竟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

我得承认，这之前，对于什么是佛，什么是佛教，以及诸如寺庙尼庵出家人究竟都是怎么回事等等这一切，我几乎是一无所知。甚至，由于社会的和我个人以前的生活阅历的局限等多种原因，压根儿就没有想过真正去接触和了解佛，去认识佛的博大圆融。整天，只是与我周围许许多多的朋友们一样，永无休止地为自己和家人的衣食住行，为自己的所谓事业而奔波，忙碌。一日日让功禄名利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可到头来，人也被折磨得形容憔悴，精疲力尽。在这种环境里，在我以前所生活、所挣扎的那片世界里，眼前所呈现的似繁华、喧嚣、糟

杂；骨子底里所充斥的是金钱、利益、尔虞我诈、你倾我轧。何时曾经见到过如此时我面前的这种全如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摄人心魄的宁静，忘我，何时曾经感受过，如此时我所置身的这种令你爽洁，轻纯，令你这般空灵超脱的氛围。

小琼轻声告诉我：西林寺，算得上川西较有影响的一座尼庵了。解放前，庵里香火极其旺盛，最多时常住尼姑就有十几个，且每天佛事不断，常常是白天夜间一堂堂焰口连着做。六六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群胳膊上戴着袖套的红卫兵冲进庵里，砸殿里的塑像，赶走了庵里的尼姑，一张盖有某某造反派组织红印戳的封条，把尼庵整个儿封起来了。从此，山上也几乎断绝了香火。直到进入八十年代，政府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落实以后，出家自愿，允许出家人在寺庙里生活并在指定场所进行各种正常的佛事活动，才陆陆续续又有一些当初被从庵里赶走的老尼重新又回到了庵里来，山上的香火也一日日又开始旺盛起来。特别是近两年，不仅那些当初被赶走的老尼，凡是还活着的，从各处几乎又全都回到了庵里，而且，新来要求出家的也特别多。其中，有很多都是来自偏僻山区农村的未婚女青年。有的，不管原来俗家的父母姐妹同意还是不同意她出来出家，也根本不管你庵里当家的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收，甚至连换洗衣服都没顾得带上一件。人一来到庵里，“扑通”往庵里当家师父面前双膝一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就再也不肯离开了。

一开始，庵里见每天来要求出家的实在太多，也商定了主意：凡是手续不齐全，经考核不合格，善根不深的坚决劝其回去。直到今年春上，发生了“徐春兰投江”的事件，在内江城内

外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徐春兰原为内江市郊梓木乡下人。据说，家中原来有兄妹五人。17岁的时候，她为哥哥换亲，被迫嫁到了离家一百多里外的安岳县山区，给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为妻。这场婚姻的结果，后来是可以想见的。那男人生来游手好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二痞子，经常在外面惹出一些偷鸡摸狗的事端来。回到家中，稍不如意，则就对她拳脚相加。一年多后，她终于跑了出来，死也不肯再到那男人家里去。她跑回她原来的家里，父母亲不敢留她，哥嫂则准备用绳子把她捆起来，还送到安岳那男人家里去。后来，她又自己跑到了西林寺来，干脆下决心想在这里出家。可是，庵里一位老师父见她那副样子，稍稍问了她一些相关情况后，发现她并非起信而来，善根不牢，还牵扯着尘世间的许多纠纷，任她在庵里苦苦哀求，却怎么也不肯收留她。就这样，就在那天傍晚，徐春兰离开庵里后，目光呆滞，举步恍惚，感到这世上再也没有可容她的去处了，一闭眼就跳进了沱江。后来，幸被一条正好从这里驶过的运河沙的船上人发现，几个青年跳下江去，奋力才把她救起。

西林寺里后来终于收下了她，让她在庵里出了家，但不久，庵里师父不知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转而，又把她介绍到了附近资中县一个较偏僻的小尼庵里。

也是自那以后，许多到西林寺来要求出家的，庵里再不敢轻易拒绝了。有许多，也只好暂时先收留下来，然后，再介绍到远远近近的一些其它尼庵里去。

小琼说：如今，仅西林寺里常住的老老少少的尼姑就已经

有近二十人，而且，几乎每天都还有到这里来要求出家的。至于到山上来烧香拜佛的香客、居士，即使是在平常时候，每天也数以千计。西林寺，实际上已经成了在川西最引人注目的佛教寺庙之一。

.....

整整一个暑假，我的心完全被涪江对岸西林寺里的那片境界占据了，搅动了，抑或说是使我完全失衡了。我已经再无法摆脱，再无法确定原来的那个我自己。这里面，是不是也包含有一种职业的敏感，一种职业的使然。直到暑假结束，我又不得不重新回到北京，重新回到那至今仍然是多少人苦苦追求的大都市的环境里，对于涪江东岸西林寺里我所见到的那种情景，我所感受到的那一切，不仅没有在我心底里稍有淡忘，相反，却一天天变得愈加真切，有时，甚至真切得使我感到剪不断、理还乱，愈加真切得朦胧起来。

我在思索，我在寻找解答。

作为全国佛教界所有出家和在家弟子们的最高组织和领导机构，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也就设在北京，设在北京西四附近的金代著名古刹广济寺。我当时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在起作用，我揣着一份我所在的学院给我开出的介绍信，来到了这里。

一位在中国佛教界享有很高声望，至今仍在中国佛教协会里担任领导职务的老法师接待了我。当然，这位我至今一直很敬重的老法师，一开始，他并不了解我的身份，以及，我只身一人寻到寺里去的真正意图。他极和蔼地打量了我一阵后，领我在客堂里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于是，我们之间先有了如是的对话：

“你是来出家的吗？”

我点点头，立即又使劲地摇摇头。

“你是来找人的，你家里是有什么人出来皈依了依，家里人不知他（她）现在什么地方？”

我点点头（竟然又点点头），再一次使劲地摇摇头。

“那么，你只是到寺里来一般参观、游览的？可你为什么又非要找佛协的领导？”

……

这时，我才忽地想起了我上衣口袋里的那个物件，我掏出了早就该拿出来的介绍信，递给老法师。我向老法师述说了我事实上十分含糊又复杂的来意，我知道，其实我是什么也没有讲清楚，我那时也根本没法向老法师讲清楚，此时，所幸的、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那一纸介绍信。

老法师认真看完我的介绍信，然后，以一种完全是商量的口气，对我说：“很不巧，今天我实在抽不出空来和你谈。香港弘云法师一行九人在大陆观光半个多月了，今天要到本佛协来。过一会儿，我要过去负责接待。你可否在明天下午两点再到佛协来一趟？到时，我会在这里等你。并且，对于你所希望在我们这里了解的一切，我都尽可能给予你满足！”

这时，老法师吩咐进来沏茶的一小僧，让小僧从里屋取来一份资料，递给我，说：“这送给你了，你今天不妨先带回去看看。”

我双手接过来，边起身准备离开寺里，边连声向老法师道谢。

从这份资料上,我看到:截止 1988 年底,全国各地共有大小寺庙 5700 多座,常住在寺中,持有戒牒、获得政府承认的僧人有近 4 万。其中,有 3 万多人都是 1982 年党的宗教政策落实以后出家,或重新回到寺庙里的。而且,近年来,全国各地到寺庙来要求出家的人数,每年仍在以成倍甚至成若干倍地增多。各寺庙中虽然都有规定编制,但在许多地方,却早已呈爆满之势。其中,又尤以女性要求出家者人数之多更显突出。出家人的文化层次也在逐年增高。不仅有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待业青年,甚至也有在职的国家机关干部、政府职员,现役军人,乃至名牌大学的年轻讲师。

第一部

迷 津

当你感到烦恼、苦闷，甚或绝望的时候，就到这里来，敞开你的胸怀，遥望大自然。你能从每棵树、每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看到佛祖无所不在。你就会得到宽慰，得到解脱。

1 欲海横流一扁舟

茫茫的大海，排天的浊浪。

她似乎独自乘坐在一条狭长的，尖尖的两头向上翘起的小木船里。一排巨浪山一般地压来，那张开的大口，眼看就要整个儿将她和她的的小木船吞没。她吓得惊叫一声：“啊，啊，救命啦！”魂儿不知道早已经从什么地方飞出去了。她只是下意识地，两手拼命紧紧抓住小木船两侧的船帮，拼死命地不松开手。浊浪没过她的头顶，没过她的小小木船，她明白：在那一刻，她已经再也无法把握住自己，拥有她自己，再也无法操纵她自己的一切，包括她的生命。她于是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事实上，在她两个眼睛还没有闭上之前，她眼前显然都已经是一片漆黑。她那时只是若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意识，没有了灵魂似的等待着。她究竟在等待着什么？实际上，她又什么也不再等待。待她淋了一头的水，一身的水，终于再睁开眼睛时，她的小木船这时忽地又被推上了足足有数十米高的巨大浪峰。紧接着，这完全是紧接着，一排倒山似的巨浪扑来，她的小木船于是又再一次猛地被摔进了如同海底一般的漆黑的深谷。那张巨大的口，再一次铺天盖地地把她和她的小木船吞了进去。她声嘶力竭地又是一声惊叫：“啊，啊，救命！”

……这时，她越过前面的一排浪峰，忽然看到从遥远的天